

绿皮车与红纸包

叶荣荣

芜湖至休宁,264公里,绿皮火车8个小时,是祖父与故乡的空间距离。

祖父回乡,喜乘绿皮慢车。上午8点,芜湖上车,择一临窗座位,倚背仰坐。闲看人头,倦了瞌睡。日头欲上正中,祖父回过神来,从挎包里寻摸出花生米、酒盅、酒瓶,一字排开,自斟自饮。咪一口酒,嫌一粒花生米,望一会儿窗外。火车走得慢,花生米嚼得慢,光阴也慢。

祖父为何偏爱蜗牛般的慢车,而不是耗时少、更舒适的快车?祖父每每以快车人多拥挤,老人不宜乘坐为由回应。

少时不更事,觉得是这个理。如今想来,应当另有缘由。对大多游子来说,回乡的情愫捉摸不定,需用行程的慢来冲淡近乡的怯。绿皮车恰到好处的移动节奏,抚平了祖父归乡的起伏心绪,自然是不错的选择。

行程慢,光阴则慢,慢光阴是一位年逾七旬老人熨帖的背心夹袄,能暖身,亦可暖心。

慢火车汽笛阵阵,车轮哐哐,人极易坠入一种神思悠扬的情境,然后悄无声息地远游,抵达远方的质朴和纯真。祖父厌倦了追赶,开始向往神游。从故乡到异乡,从黄发到垂髫,都是他经常徘徊的两岸。

绿皮车走得慢,原来是承载了太多。终究是累了,一声长啸,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到了站。白雾遮挡了祖父的目光,他努力地冲破遮蔽,想要看清故乡的脸庞。而我們也在踮脚伸颈翘首以盼,寻找祖父的面容。这种梦境般的场景,祖父和我们都曾经习以为常。

绿皮车是一副拐杖,祖父拄着它安然归乡。

祖父少壮离家,一生大半的光阴在芜湖度过。他与故乡的来往,除了一封封书信,还有一包包红纸包。红纸包是故乡的社交名片,因取用猩红的纸张包装酥糖而得名。其色喜庆热烈,正中像是盖上了一枚印鉴,方正庄重,“顶市酥”赫然醒目。顶市酥是大名,如同孩子在学堂里的称呼,回家还有小名和绰号。红纸包对于徽州人来说,是昵称。

祖父吃糖,不乏仪式感。取红纸包置于瓷碟当中,背面朝上,沿包纸皱褶次第打开,芝麻和着糖稀的香气袅袅而起。俯鼻闻香,深吸一口,沁入心脾,犹如品尝初春的第一杯香茗。再看酥糖如祥龙盘卧成方块状,通体浅黄。祖父从来不愿破坏它的身段,揪住“龙尾”逆向回转,“卧龙”遂成“直龙”。掐成几段,逐条送入口中,细细嚼咽,滋味绵长。散落在纸包里的粉末,祖父也不浪费,抖动着纸包四角,将其归拢成线状,置于舌尖,一倾而下。一团白雾腾起,在光照里纷飞乱舞,整个流程才告结束。

糖毕,祖父将牙整体取出,在水龙头下细细刷洗。没牙的祖父腮塌唇瘪,形貌大变。待刷洗干净的牙齿啪嗒回归原位,祖父又恢复了熟悉的模样。第一次见祖父这般操作,心中着实骇然,惴惴不安了好一阵子。

新年,也是红纸包集体亮相的日子,此时的祖父有点忙,缘于我总是催促他赶紧吃糖。这并不是出于对长辈的敬爱,却是暗藏心机。糖去纸存,簇新红艳的包糖纸,还来不及散去芝麻、面粉和麦芽糖的香气,就被我迫不及待夺了过来。铺平、对折、叠放得整整齐齐,收纳在小小的百宝箱内,待到除夕交给长辈至亲。之后,就坐等用红纸包包裹的压岁钱了。

故乡的传统美食,口味甚佳者众多,祖父最爱红纸包。离乡这么多年,似乎都吃不腻。我少时也爱吃,后来渐渐疏远,现在一块不沾。或许是我至今未曾离开过故乡,以至对故乡的风物渐渐熟视无睹。而祖父不会,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氤氲芬芳,红纸包更是连着故乡的根,万万不会丢掉,也丢不掉。

红纸包,宛如一件定情信物,暗藏着祖父与故乡的终身誓约。

山川依旧,绿皮车却偏离了方向,不知所终。所幸的是,祖父不再需要这副拐杖,他已经永久回归了故乡。站牌依然,轨道依然,出站的围栏依然。我习惯了在空寂的车站广场踱步,反复丈量祖父与我的距离,感觉比异乡到故乡还要遥远。

红纸包依然也在,在翠柏青松之间。祖父安然而静谧,他终于践行了这份终身誓约,紧紧抓牢了故乡的手,再也不会放开。



报春
李昊天
摄

唤回世间的美好

燕 苾

今天阳光真好,有风。你给我发来照片,是我的新书和向日葵对着阳光的照片,逆光,唯美,文艺小清新。这时,你又回归那个文艺的小女子,坚持自己小小的爱好,收集自己的小欢喜。想起你起笔名时问我意见我说本名挺好听的,你说听起来就是“卖小猪”,我念了念,果然是“卖小猪”,觉得很有趣。

你本来是多么温暖可爱的女子,换个头像都要给我发信息“我换头像换名字了,燕苾姐姐会不会找不到我”,却在一地鸡毛的生活琐事中找不到自己。你曾对我说,得闲一定要去飞龙寺求个愿,下辈子不做女人,变蚁都要变蚁公。

每个女人都曾是一朵娇艳欲滴披着晨露的花,直到有一天成了家。在儿媳、妻子、母亲的角色里不停切换,在切换中慢慢凋零。我的文字有许多写女人难,写生儿育女的苦。你每次看到这样的文字都会留言,说共鸣了,想哭。你经常在半夜三更给我留言,两个孩子又生病了,公公婆婆年纪大了,还唠叨,男人在工厂两班倒,老人孩子家务一肩挑。“我这天灰头土脸好想哭一哭,各种辛酸苦辣各种气各种忙,我都好久没看书没写作了。三更半夜加班做PPT。每天都很紧张,时间不够用,不够睡。现在的小孩很难教,私立学校的孩子更难,老师就是个全能保姆。我还能找别的工作吗?是不是只有进厂拧螺丝打包装或者去商场做销售?”

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输出,让人心疼不已。我只能安慰,说我懂。告诉你现在工作很难找,不要冲动,做老师是很光辉的职业,各行各业都是难的。

我说我懂,是真的懂。同为两个孩子的妈妈,在工作、家庭、孩子之间各种忙碌。两个孩子天天抢东西、哭闹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真的很累很累,家里永远都是乱的,刚刚收拾好,就被捣乱了。每天都很忙,忙完孩子忙家务,忙完家里忙工作,忙完早上忙晚上,永不停歇。老人理解还好,老人不理解时,还要承受一顿没完没了的唠叨。队友给力还好,队友不给力时,形同虚设。身边有很多人,却总是感觉自己一个人,孤立无援。身体跟着状况百出,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抑郁药,一把一把往嘴里塞。我常常想起《素食者》主人公内心绝望的呼喊:“没有人可以帮我。没有人可以救我。没有人可以让我呼吸。”

我们都是同样的,被孤立在一个无法被理解的世界里。我怎么会不懂另一个女子的

难;怎么会不懂你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只有深夜才有时间给我留言;怎么会不懂你无助的泪一滴又一滴落在手机屏幕上。

千百年来,中国女性的困境在层层挣脱,却依旧有那么一大部分女性有自己的不得已,有自己的局限性,无法改变,无力摆脱。

你住阳江边,我住东江畔。天下的水终归一源,就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,呼吸一样的空气,饮一样的江水,感受一样的悲喜。这是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的同病相怜,也是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的惺惺相惜。

我经常鼓励你其实是鼓励自己好好写下去,给你分享了许多投稿邮箱,你有时投中一些,有时投不中。有时欢喜,有时伤心。我也是。

去年初冬,我出差广西,想着路过阳江,或许可以见一面。我发了信息和你打招呼,没有回复,等你回复时我又回来了。再过些日子,你给我发来山茶花的照片,油茶花正迎冬竞相绽放,漫山遍野繁花似锦。白瓷般的花瓣上噙着雨水,水珠晶莹剔透、洁净清凉。你的心情怎么样?世间的庸尘俗事、郁愤烦忧都能暂时隐去吗?世界之大,只剩下你,和一支茶花相对。那花瓣的珠儿能否洗去内心的尘埃?

让人想起汪曾祺的那句话:“如果你来访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,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”就当我已经和漫山的茶花坐过了,已经安静地聆听过那一朵朵花的低语。

在我的家乡有一种花叫三角梅,花影横斜,虬枝招展。花苞大而明显,花很细小,黄绿色,常三朵簇生于三枚较大的苞片内。三瓣鲜红的花苞有点像三片树叶连在一起,看似普通,因为它是群花,只要盛开,就一簇接着一簇,一堆挨着一堆,弯弯绕绕、重重叠叠、繁繁杂杂,灿灿若朝霞,灼灼如云烟。我喜欢如簌杜鹃一样的生命:随意扦插一枝便可以蓬勃地生长,专注地向上;它们四季开花,不卑不亢、自由盛开。我喜欢这种生命给予什么就享受什么的态度,即使在卑微的尘埃中,也要开出热情、欢欣的花来。

女人如花。女人这一生如同花儿,先含苞待放,然后是鲜嫩欲滴,然后绽放,再绽放……然后度过生命的四季。我真愿意女人如花,不管是春之盎然、夏之热烈、秋之萧瑟、冬之寒冷,都能顽强地过好自己的人生。

花开了又落,花落了又开。落花沾衣,暗香浮动,唤回这世间的温柔美好。